



黄土之上，黄河如诉

□任建新

华夏民族自古敬土如神，事农为本，看重叶落归根。在晋南的旅途中，我数次被根植于民族血脉中的这些传统文化所感染。

在万荣县庙前村濒临黄河的崖台上，耸立着华夏后土信仰的祖庭后土祠。相传远古时轩辕黄帝已在此扫地为坛，祭祀土地之神。汉武帝把这里升格为皇家寺庙，汉、唐、宋朝的9位帝王24次在此祭祀后土。

在远离万荣县城的太赵村内，坐落着国内年代最早、规格等级最高的祭祀农神后稷的稷王庙。

走进后土祠和稷王庙，我很自然地想到“皇天后土”这个词，想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代代先民。他们创造了后土、后稷这类民族特色鲜明的神祇，这份信仰既是对天地自然的崇拜，也是对养育华夏民族的土地农耕的敬重，是真正的天人合一。走出后土祠和稷王庙，我对脚下这片土地和民族历史的认知，再次得到升华。

在洪洞县大槐树寻根祭祖园，我领略了“后土”的另一层含义。“问我祖先在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。祖先故居叫什么，大槐树下老鹳窝。”明洪武年间开始的数次大规模移民，让洪洞大槐树成为无数移民后裔的寻根之地，也成为承载他们宗族记忆和故土情怀的寻根象征。起初那里仅有几株老槐树（现仅存二、三代槐树），如今已扩建成规模宏大的寻根祭祖园。

我们夫妇的祖籍地山东，是当年洪洞移民的主要迁居地之一。从导游的讲解中我进一步得知，“背手”“解手”这些从小耳熟能详的叫法，以及我们的脚小趾趾甲的裂纹，竟都源于当年移民的遭遇。我们俩的姓氏均不属于人口大姓，但在供奉着1230个移民先祖姓氏牌位的祭祖堂内，与我们同姓的两个移民先祖姓氏牌位，竟在同一个供榻内相邻。工作人员说姓氏牌位的摆放是随机的，而我们却被这冥冥中的随机再次触动，庄重地上香叩首，表达深深的敬意。

在解州关羽故里，沁水柳宗元后人聚居的柳氏民居，阳城清朝重臣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，以及因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而大名鼎鼎的普救寺等，我从不同侧面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悠久、厚重与绵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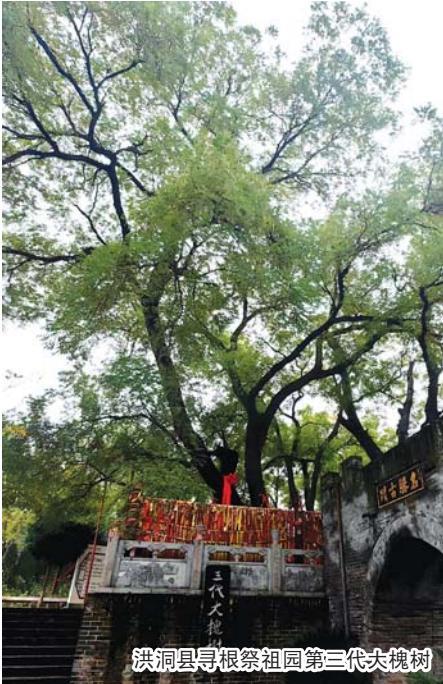
细雨中，我们来到蒲州古城黄河东岸，游览因大唐诗人王之涣的那首名作而享誉天下的鹳雀楼。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乘电梯直达顶层，沿外环廊观景，可惜雨乍歇，远处一片混沌。正在我们郁闷之际，老天似乎帮忙，把厚厚的云层扯薄，不远处的黄河被涂上一抹亮色，如金丝织就的飘带。两天后我们在后土祠旁的高崖上，再次远眺黄河。阳光穿透黑云，射出强弱不一的

光束，黄河如王母娘娘用银钗划出的一道天河，闪烁着纵贯南北，把大地一分为二，近景工笔，远景泼墨，如一幅雄浑壮阔的风景大写意，铺展在天地间。

在晋南的穿行中，友人老董特地驾车走了两段沿黄观光公路。与黄河下游的地上悬河不同，这段河水被牢牢束缚在幽深的晋陕峡谷间。公路沿河畔的山势随高就低，忽而靠近河岸，飞奔的汽车与湍急的河水背道而驰；忽而又绕上山巅，深谷中黄河似练，时隐时现。公路沿途设有多处停车点，我们几次下车休息，漫步河畔危崖之上，或俯看脚下水涌浪急，似闻激越的琵琶；或远眺河道转弯，犹赏舒缓的古筝。若不是急着赶路，真想坐下来静静地多看会儿。

当然，在晋南看黄河，最佳处还是吉县的壶口瀑布。本已过了观瀑的最佳期，然而北方少有的连绵秋雨，让壶口瀑布有了汛期的气势。我们走下景区的中巴车，还没看见黄河，耳旁已传来隆隆水声；看到黄河还未见瀑布，如烟的水雾已告知其所在；接近瀑布尚不及看清，漫天水雾已如细雨扑面而来。

是啊，自由浪漫的黄河，从宽阔平坦的高原滚滚而来，一下涌进狭窄的晋陕峡谷，本就憋屈难耐，闹嚷不休。待奔至壶口，再次跌进陷阱般崎岖深沟，怎能不抓狂，不暴怒，不嘶吼。于是，它用浊浪滔天、惊涛拍岸的喧嚣，发泄心中的不满；用排山倒海、雷霆万钧的气势，展示积蓄的能量。壶口的黄河就是一条桀骜不驯的巨龙，呼风唤雨，摧枯拉朽，搅它个地动山摇，呼啸着扬长而去。



主办单位：

山东黄河河务局
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：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征文投稿邮箱：

qlwbfnjzg@qq.com

皮影里的黄河

□杜梦菲

深秋的风卷着黄河滩的沙粒，打在老周家院墙里的枣树叶上，簌簌地落了一地碎金。他踩着枯叶走到东厢房，钥匙在掌心捂了半天才插进锁孔，“咔嗒”一声，撬开了封存半个世纪的光阴。樟木箱就立在窗下，箱角被经年的潮气浸出深色的斑，像黄河故道里沉积的卵石，沉静地卧在时光里。

这箱子是老周祖父年轻时做的，当年迁居，全靠这箱子护住了一整套家传皮影——箱壁上那个月牙形的凹痕，祖父说是搬运时蹭到山崖留下的印记。

“该晒晒太阳了。”他对着箱子喃喃自语，指节叩了叩箱盖，回声闷得发沉。掀开箱盖的瞬间，一股混合着驴皮、桐油和陈年樟木的气息漫出来，像打开了一坛埋在黄河滩的老酒。老周眯起眼，借着从窗棂斜射进来的阳光，看清了箱底那排码得整整齐齐的皮影，最上层的大禹像鼻尖上还沾着点桐油印，那是老周父亲当年为庆祝治黄工程竣工特意补的油。

他戴上挂在胸前的老花镜，指尖抚过大禹治水的皮影时，突然顿了一下——雕纹里，还嵌着粒细小的黄河沙。这是祖父年轻时刻的，那年祖父带着戏班在洛阳城乡间巡演《大禹治水》，台下满是修渠的人和学堂的孩童。

老周的手指在皮影上轻轻摩挲，他记得父亲总说，演到大禹劈开龙门时，修渠的汉子们会齐声喝彩，夯土的号子和戏文里的唱词融在一起，竟比任何鼓点都响亮。祖父带着这套皮影走村串户，把治水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，驴皮被油灯熏得发黑，却成了照亮人心的火把。

老周小心翼翼地将大禹像挪到箱边，露出下面那条鲤鱼皮影。鱼鳞用极细的牛筋线缀着，线头上还留着祖父用牙咬过的痕迹。他特意把鱼鳞刻得朝后倒，“鱼要逆流而上，就得有股不服输的劲。”

“周师傅，您这宝贝还晒着呢？”收废品的老王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院门口，手里的秤杆晃悠着，“这些物件都用不上啦，现在年轻人都看手机，没人看这个。”老周没抬头，从箱底摸出个铁皮盒，里面装着半盒发黑的桐油。那年黄河滩上新栽的柳树发了芽，父亲带着他在树荫下熬油擦皮影。“这不是物件，是黄河的故事。”老周往鲤鱼皮影上抹了点油，油光漫过鱼鳞时，闪着温润的光。

忽地一瞥，箱角有个褪色的蓝布包，老周解开时，掉出一片断裂的驴皮——这是他二十八岁那年刻坏的。当时父亲让他雕个黄河女神，他急着赶工，一刀下去把女神的衣袖刻裂了。父亲没骂他，只是把裂皮收起来，说：“黄河的河道也是改了又改，裂了缝，补补就有新模样。”后来老周父亲将这片裂皮雕了朵浪花，缀在鲤鱼的尾巴上，倒比原来更添了几分灵动。

太阳爬到头顶时，箱底的皮影已经摆了满满一院。老周数了数，共三十七件，正好是他从艺的年头。最底下是一本泛黄的戏本，封面上“黄河百戏”四个字虽有些磨损，却仍透着遒劲的笔力。

老周突然觉得膝盖有些发僵，坐在小马扎上揉了揉。远处传来汽车的喇叭声，是县文化馆的小李来接他去商量展馆的事。“周叔，您的皮影要进新展馆啦，专门给配了恒温展柜。”小李在院门口喊，声音里满是欢喜。老周拿起那片浪花皮影，对着太阳看，驴皮的纹路里还能看出当年的裂痕，像黄河故道里交错的河汊，蜿蜒却始终向前。

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那个冬天，黄河结了冰，冰面反射着阳光，亮得晃眼。父亲躺在床上，让他把鲤鱼皮影放在窗台上，月光透过鱼身照进来，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光斑。“你看，”父亲的声音轻得像叹息，“鱼一直游着呢。”

收皮影时，老周发现大禹像的底座松了。他从工具箱里找出祖父传下来的木胶，胶水里掺着黄河泥——这是老法子，用黄河泥调的胶，粘得格外牢。粘好底座时，太阳已经西斜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和地上的皮影叠在一起，竟分不清哪个是人影，哪个是皮影。

樟木箱渐渐满了，最后放进去的是那本戏本。老周摸着箱盖，突然想起祖父说过，每片皮影里都住着黄河的魂。他锁好箱子，听见黄河的涛声从远处传来，混着院里的风声，像无数代人在轻轻哼唱。